

“我的媽媽是個沒用的中年婦女”

最近被《我的媽媽是個沒用的中年婦女》這篇文章刷屏，故事來源於一篇小學生的作文，作文的題目就叫《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不上班，平時就喜歡打牌和看腦殘的電視劇，一邊看還一邊罵，有時候也跟著哭。她什麼事也做不好，做的飯超級難吃，家里亂七八糟的，到處不乾淨。

她明明什麼都做不到，一天到晚光知道玩兒，還天天叫累，說都是為了我，把她快累死了。和我一起玩的同學，小青的媽媽會開車，她不會；小林的媽媽會陪著小林一起打乒乓球，她不會；小宇的媽媽會畫畫，瑤瑤的媽媽做的衣服可好看了。我都羨慕死了，可是她什麼都不會。

我覺得，我的媽媽就是個沒用的中年婦女。

看完，我的後背隱隱滲出冷汗。沒錯，我也是當媽的，一個小學生的媽，我在孩子的眼裡是什麼樣的呢？雖然我有工作，為家庭的經濟基礎每月做出了固定的貢獻。我會開車，但不會打乒乓球，做的飯菜味道一般般，更別提做衣服，那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所以我是不是對孩子“有用”，我心里沒底，也開始為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而擔憂。

我想，不僅我會擔心，恐怕所有看到這篇作文的媽媽，都會忍不住審視自己，重新判斷自己的價值。哎喲，原來家長也不是好當的！

只會賺錢，在孩子眼中能打多少分？做的飯不好吃，家里不夠整潔，甚至自己的衣着打扮……這些是不是都會影響孩子對自己的看法？孩子的眼睛是另一面鏡子，我看不到，卻無法阻止它將我生活的點滴折射進孩子的心里。

其實不光是當媽的，對於一個家庭中的重要成員——爸爸來說，即便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可是下班回家，在沙發上擺一個標準葛優躺的姿勢，拿著手機刷微信微博，沒完沒了地流連朋友圈，孩子看了，是不是也覺得你在此刻的家庭生活中是“沒用”的呢？

這讓我又想起了一件小事。

一個周末在肯德基，我身邊的座位圍坐著三個女生，她們背著沉重的書包，中學生的模樣，三個人只點了一份雞翅，然後笑著談論起



各自的家長。她們談論的內容讓我吃驚，也讓我感到慚愧。

我原本以為她們會吐槽家長施加的學習壓力，抱怨各種課外輔導班佔用了自己休息玩耍的時間。電視劇里不都是這麼演的嗎？青春期的孩子憤怒地指責父母：“我在你們眼裡，只是學習的機器嗎？你們把分數看得比我的命都重要！”然後拂袖而去。可是，我聽到的卻不是這些，她們聊起了各自的父母平時讀什麼書。

其中一個清秀的女孩說，自己的爸爸只喜歡讀連載得沒完沒了的玄幻小說，感覺爸爸好幼稚。另一個圓臉的女孩說自己的媽媽從來不讀書，估計

媽媽的閱讀生涯在大學畢業後就結束了，現在她只看手機，接受碎片化的信息。兩個女孩顯然頗有教養，說話的聲音並不高，但她們說的每一個字都進入了我的耳朵，重重地敲擊

著我的耳膜。也許她們並沒有對自己的父母有不尊重的意思，但顯然，她們的父母不能成為令她們仰視的人。

這時，第三個女孩說話了，她的父親喜歡研究植物，平時閱讀很多相關的書籍，而她也喜歡這些，經常和爸爸探討有關的話題，還打算將來上大學讀這個專業……她的神情中，充滿了對父親的崇拜。

哎喲，我們還在為孩子不好好學習，難以管教苦惱什麼啊！一直以來，我們只從孩子身上找問題，從來沒有認真審視自己，原來毛病都在自己身上啊！無法建立起家長的威信，歸根到底在於我們放縱自己，放棄成長。自己都不讀書，我們和孩子能有多少話題可以交流？又有什么資格要求孩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丟失了在孩子心目中的好形象，只有兩個字可以奉送——活該！

從《我的媽媽》這篇作文中可以看出，孩子對“有用的家長”的要求其實並不難於實現。開車、畫畫，陪他打乒乓球，會做漂亮的衣服……即便這些都不會，陪孩子讀一本書，看一場電影，只要是共同做一件事，彼此分享這段時光，對孩子來說，或多或少我們都是“有用”的吧！

說白了，孩子想要的，不過是成長道路上，讓父母參與到自己的生活中來，而不是作為旁觀者，指揮他們幹那。哦，這麼一想，忽然心里涌出一股暖流。我們對孩子的要求那麼高，孩子對我們的期望卻只有一點——陪伴！

年意不像節氣那樣——宇宙的規律、大自然的變化，都是外加給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揮汗時，你去看看那張著名的傳統木版年畫《大過新年》，畫面上生動地描繪著大年夜闍家歡聚的種種情景。你呢？最多只為這民俗的意蘊和稚拙的構圖所吸引，並不會被打動。但在臘月里，你再去瞅這花花綠綠的畫兒，感覺竟然全變了。它變得親切、鮮活、熱烈，一下子撩起你過年的興緻。它分明給了你年意的感染。但它的年意又是從哪兒來的呢？倘若還在畫中，為何夏日里你卻絲毫感受不到？

年年只要一喝那雜米雜豆熬成的又黏又甜、味道獨特的臘八粥，便朦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樣在前面一邊誘惑一邊等待了。時光通過臘月這條河，一點點駛向年底。年意彷彿寒冬的雪意，一天天簇密和深濃。你想想，這年意究竟是怎樣不聲不響卻日日加深的？誰知？是從交談中愈來愈多說到“年”這個字，是開始盤算如何購置新衣、裝點房舍、籌辦年貨，還是在年貨市場擠來擠去時，受到了人們要把年過好的那股子高漲的生活熱情的感染？年貨，無論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部火紅碧綠、艷紫鮮黃，亮亮堂堂。那些年年此時都要

出現的圖案，一準全冒出來——松、菊、蝙蝠、鶴、鹿、老錢、寶馬、肥豬、喜鵲、劉海、八仙、聚寶盆，誰都知道它們暗示著富貴、長壽、平安、吉利、好運與興旺。它們把你圍起來，掀動你的熱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覺地把心中的祈望也寄託其中了。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爺的許諾是否兌現，祖祖輩輩們照樣活得這樣認真、虔誠、執著。唯有希望才能使生活充滿魅力。

當窗玻璃外凜冽的風撩動紅紙吊錢敲打着窗戶，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地點響爆竹，或是鄰人炖肉煮雞的香味鑽入你的鼻孔時，大年將至，讓人甚至有種幸福的逼迫感。如果此時你還有幾樣年貨未備齊，少四頭水仙或兩斤大紅蘋果，不免會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轉來繞去，無論如何也要把年貨買齊。圓滿過年，來年圓滿。年意竟如此深厚、如此強勁！如果此時你身在異地，急切盼望著回家，看到那一列列火車被返鄉過年的人滿滿實實擠得變了形，你生怕誤車而錯過大年夜的團圓，也許會不顧挨罵、撇著屁股硬爬進車窗。

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與遺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擺滿年夜飯的桌旁，必須笑容滿面。臉上無憂，來年無愁。你極力說著吉祥話，極力讓家人笑，家人也極力讓你笑；你還不自覺地讓心中美好的願望膨脹起來，熱乎乎地填滿你的心裡。這時你是否感覺到，年意其實不在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裡，也在所有人的心裡。年意不過是一種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機。而年呢？就像一盞紅紅的燈籠，一年一度把它火熱地點亮。



父母怎樣與孩子談性

性學習貫穿人的一生。長久以來，人們對性教育有一個錯誤認識：性教育就是性生理教育。其實，性教育包括性知識、性觀念、性審美等內容。科學的性教育，不但能幫助孩子坦然接受成長過程中生理和心理的變化，而且能夠使其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情感，免受性侵害。

那麼，作為家長，如何與孩子談論性呢？

1. 性教育越早開始越好。網絡時代，孩子接收信息的渠道更多了。很多孩子在電視、電影、互聯網上早已看過許多親密鏡頭，甚至連科學節目也在講述動物的性。不要等到什麼“時機成熟”或是青春來臨了，才和子女談論性。作為家長，應該從孩子很小的時候起就把握機會，在孩子開始問“我從哪兒來”或“為什麼女孩坐著尿尿，男孩站著尿尿”時就開始和孩子談性。

2. 給予孩子科學的知識。有些父母總是不好意思在孩子面前直呼生殖器官或關於性的一些名稱，而採取一些隱晦的說法來代替，這是不合適的。正確做法應該是：給予孩子科學的知識，將有關性的正確名稱教給孩子。父母首先要克服害羞、難以啟齒的心理，自然地說出“陰莖”“陰囊”“陰道”這些生殖器官的名稱，才能談論性侵害等更深入的話題，更好地進行家庭性教育。在孩子表達困

惑時，要給予孩子正確的解釋，而不是用一些虛構的內容欺騙、嚇唬孩子。例如，當孩子問自己從哪兒來，有些父母會騙孩子：“從垃圾堆里撿來的”“胳肢窩里蹦出來的”。這樣的說法並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3. 承認自己的知識有限。在面對孩子千奇百怪的問題時，父母的知識難免捉襟見肘，不知道該如何回答。父母在回答不上孩子的問題時，不要迴避，不要不懂裝懂，更不要惱羞成怒。父母可以當著孩子的面，勇敢地承認自己知識有限，告訴孩子：“你問的這個問題真是太好了，我暫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你。但是我們可以一起來尋找答案，查一些資料，弄清楚這個問題。”孩子就會明白，父母也不是無所不知的人，碰到難題時家人可以一起學習，一起解決。

4. 尊重孩子的不同看法。當孩子表達性想法時，如果這個看法不符合父母的期望，有些父母可能會馬上否定，甚至態度比較嚴厲。其實，父母應該尊重孩子的看法。當遇到這種情況時，父母可以瞭解孩子想法背後的原因，肯定孩子提出自己的想法，再循序漸進地說明這個想法有什麼合理和不合理之處，然後說出自己的想法。家長與孩子平等交流，有助於培養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我總喜歡給朋友講一個故事：兩個朋友要遠行，臨行之前，相約十年後的某日某時在東京的某地會見。留在東京的朋友已經結婚，他的妻子見他要認真踐約，便竭力勸阻，但沒有用。一大早，他便來到約定的地方，但左等右等，不見人來。突然一個送電報的人拍了他的肩膀，叫了他的名字，送上一封電報。接過來一看，上面寫著：“我生病，不能來東京踐約，請原諒。請寫信來，告訴我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收報人的落款是：某年某月某時在東京某橋頭徘徊的人。

後來呢？朋友總問。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是巴金講給卞之琳和師陀聽的。1937年的初夏，師陀、卞之琳看了蕭乾寫的雁蕩山遊記，心生羨慕，打算也依照遊記去玩一次。他們的好友巴金便陪兩位兄弟一程。他們來到杭州，分別的前一天，三人在天香樓吃飯，巴金便講了這個故事，三個人當即決定，做仿這個故事中的人，約定十年之後還在天香樓見面，他們還預定好了菜單：魚頭豆腐、龍井蝦仁、東坡肉、西湖魚……然後分別。後來呢？朋友又問。

十年之後，巴金並未去杭州，早已把天香樓之約忘得一干二淨，卞之琳去了英國講學，師陀在劇校教書。等到巴金想起這個約定時，師陀已不在人世了。

這故事初聽是傳奇的，回味一下，卻有種感同身受的熟悉感。年少的時候，誰不曾有三五知己，也立下過這樣的誓約？然而世事變遷，滄海桑田，一轉身，能說的便只有“身不由己”



四個字了。巴金、卞之琳、師陀，這三個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可謂大家，然而我更喜歡這個故事中的他們，因為這才是真實的人，和你一樣，和我一樣，和我們大家都一樣——他們也需要面對柴米油鹽，會有時說說閒話、聊聊家長里短；他們也會瘋狂攢錢，只為了湊夠首付買套二手房；他們也會因為失戀而夜夜買醉，甚至哭得稀里嘩啦，鼻涕糊在衣領上；他們也會因為有人上門借錢而躊躇不安，害怕借了不還；他們也會在戀愛中玩玩小把戲，有時曖昧，有時猶豫，有時冷血，有時花痴……大師褪去光環，便從故紙堆里凸顯出來，變得更加立體和動人。

比如建築學家梁思成。在教科書里，對他的介紹是：“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著名的



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事業，系統地調查、整理、研究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是這一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你可知道嗎？他在寫給第二任妻子林洙的家信里，討論的是如何做假領子那樣的“假門襟”，因為襯衫和外衣之間有一塊三角空白地帶，“是防寒工事中的空白點”。建築大師甚至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畫了草圖，得意揚揚地給妻子看，只是到了最後，忽然說一句：“那是不是你留着有用的料子？”

比如文學家沈從文，我們被他用古樸而厚實的筆調寫出的《邊城》傾倒，也對他後半生投身考古事業，寫下《花花翠翠》而驚嘆。可你知道嗎？這位看起來文弱的書生，當年追求佳人的時候，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被嫌棄”的決心。張兆和對沈從文一開始並無好感，不僅給這位追求者取名為“癩蛤蟆十三號”，而且見到他便開溜。有一天，張兆和去書店，左手夾兩本外文學，右手拎一盒雞蛋糕，忽然一抬頭，看到櫃檯後面的蕭克木，戴副黑框眼鏡，像極了沈從文。張兆和嚇得半死，即刻丟下雞蛋糕，拔腿就跑！

還有我們最熟悉又最陌生的胡適先生，在康奈爾大學讀滿四年，即將畢業的時候，衛衡學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回國報效祖國，也不是周遊世界增長見識，他在某個晚上，鼓足勇氣去了四年來一直想去而不敢去的地方——女生宿舍！

……在時間的長河里，他們在各自的領域留下了輝煌的遺產，他們的名字閃耀著詩一般的光芒，他們是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然而，我更想探訪的，是在另一個平行空間里的他們，如尋常男女一般，有愛恨情仇，有喜怒哀樂，有悲歡離合。縱然歷史變遷、山河巨變，他們的命運亦和塵埃里的衆生一樣，一日一日地過下去。